

孫

多

慈

溫

厚

和

婉

田蘊蘭

相國女孫麗質天生

名女作家蘇雪林，推許她的生平好友孫多慈教授：「溫厚和婉。事親孝，待友誠。與之相對，如沐春陽，如飲醇醪，無人不覺其可愛。」凡是孫多慈的親友門生都說：蘇雪林以此數語，形容一代才女、名畫家孫多慈其人，可以謂為最貼切不過了。

孫多慈在世之日，絕口不提她的家世。然而她家世之顯赫，門第之高華，正好證明她的「溫厚和婉」，其來有自。她是現代中國典型的大家風範，名門閥秀。祖父孫家鼐，進士出身，人稱壽州相國。在光緒年間歷任工、禮、吏、戶四部尚書（今之部長）。六部衙門中祇有兵、刑二部不曾做過。又在光緒厲行新政時期，出任首創的學務大臣，儼然就是今日的教育部長了。對於近代文明貢獻綦鉅，蜚聲國際的官書局、北京大學前身京師大學堂，都是由孫家鼐老先生一手創辦。戊戌政變，慈禧將行廢立，也是由孫家鼐辭官力爭，保全了光緒皇帝。孫家鼐的兒子，孫多慈的父親孫傳瑗先生，曾有詩記其事：「惟我文

公正，小心自翼翼。終全帝與后，功俸狄仁傑。」「文公正，係指壽州相國官至大學士，死後贈太傅，諡文正，為有清一朝九世十帝二百六十八年間，僅有的八位文正公之一。

「待旦老人」孫傳瑗先生，字養驪，詩人、國學名教授。一生寄情詩酒，徜徉山水，著有：「眉月樓詞」、「今雅堂詩存」，民國六十一年逝世於臺北，享年八十六歲。孫多慈的母親湯太夫人也是一位世家才女，民國三十二年抗戰期中病逝於浙江景寧。在孫傳瑗的「今雅堂詩存」裏，附有一首她的「詠盆中拳石詩」，讀來頗見巧思：

「玲瓏剔透石團圓，合置窗前碧玉盤，蕭穎士堪稱博奧，林和靖不見高寒。風來彷彿鳴松籟，雨過依稀響急湍，擲向波心應秀絕，小孤山色與同看。」

還有兩位堂兄，全是民元前後大名鼎鼎的人物。孫毓筠奔走革命被捕獲釋，當過安徽都督、袁世凱的約法會議會長。孫多森字蔭庭，在民國元年就出任中國銀行總裁了。安徽孫府之富，在清末民初是盡人皆知，官家馳羨的。民國二年四

月十二日，孫傳瑗在日本東京視察教育，他的長女孫多慈降臨人世。那一年他才二十七歲，初次得女，喜不自勝。揮筆寫了一首七律：

「幾時解誦小茶詩？索哺啾呀總解頤，我與香山情袞袞，平生愛女勝男兒。阿母裁帛為製裳，阿兄笑未如我長，遙知繞膝呼爺日，狼藉丹鉛學母妝。」

大詩人元好問有個女兒叫小茶，因而有一首膾炙人口的小茶詩。「香山」，當指香山居士白居易，白香山輕女重男，倒不知是出自那一個典故。

「天上神仙府，人間宰相家」。孫多慈在錦衣玉食、一呼百諾的宰相府裏長大。堂上父母詩文雙絕，伯叔兄長炙手可熱。再加她自己聰明好學。在文學和藝術雙方齊頭並進，突飛猛晉。頗能達成她父親的願望，從牙牙學語起就能琅琅誦詩了。孫多慈鍾靈毓秀，麗質天生。從小到老，永遠都是端莊秀麗，濃抹淡妝兩相宜。她愛花，却從不插花佩花，她愛美，却又深心不喜造作之美。因此，儘管她家境極為富裕，一生遍歷中外巨埠、通都大邑，見慣了冠蓋雲集、衣香鬢影的大

場面，偏偏她就不愛趕時髦，不肯多打扮。始終保持淡雅樸素、落落大方的自然之美。偶然穿戴上一件較為流行、稍稍出色的服飾，她都會不憚其煩，頗費唇舌的跟朋友們解釋緣故。相國女孫、富家千金，能像孫多慈這樣淡泊自甘，儉樸自持的，誠不多見。

與徐悲鴻師生之間

譽齡入學，便是品學兼優，名列前茅的好學生。民國十八年孫多慈十七歲，自安徽省立第一女中高中畢業，這一年暑假她的家裏有了變故。起因是民國十七年六月國民革命軍北伐完成，孫多慈的父親孫傳瑗應第一集團軍第四軍團長方振武之邀，到山東蒲臺任縣長。十八年五月十五日，方振武出任安徽省主席，又邀孫傳瑗到懷寧，參與戎幕，任職秘書。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，方、孫同在南京公幹，風傳方振武所部不穩。當局將方、孫一併扣留。孫傳瑗和方振武在獄中唱和，曾有：

「……積毀能銷骨，求全轉致疑，
相期堅白性，終古不磷緇。」

之句，詞意之間，顯然孫傳瑗是遭了冤枉。孫傳瑗以相國之子繫獄，直到民國十九年四月十一日方始獲釋。南京孫府，經此巨變，難免慌亂緊張。而孫多慈却能心定神，向徐悲鴻教授習畫。次年（二十年）從容應試，以第一名優異成績，考取中央大學美術科。孫多慈報考中大美術系，一則因為她自幼酷愛丹青，以宰相之家，收藏之富，父母雙親，藝術造詣之深。益以孫傳瑗愛女

情深，爲了孫多慈習畫，挈她遍歷名山大川、奇景勝跡。陪她寫生，爲她題詠。早年伴孫多慈入黃山，畫松石所作的短歌。曾有：「……畫工落筆驚風物，松化蒼龍石化虎，僧絲點睛破壁飛，獬臂將軍射沒羽。」小女兒信筆塗抹，不惜用上畫龍點睛、勁射沒羽的典故，可見得孫多慈小時候的畫作，已經相當的可觀。

其次，國立中央大學是南方第一學府，名師雲集，人才輩出。當時中大藝術科主任是方自歐洲留學歸來的一代大師徐悲鴻。他的高足吳承硯教授，在七十五年四月號中外雜誌發表「感懷徐悲鴻老師」一文中，曾稱譽他爲：「……貫通古今，……將我國畫從清朝數百年文人畫的衰敗中，脫穎而出的大功臣」，「二十世紀初期我國劃時代的繪畫運動中，最具改革性的代表人物。」

徐悲鴻忠於藝術，教學認真，愛重人才。孫多慈投考中大藝術科獲取，圖畫一門獲得一百滿分。孫多慈入校就讀以後益發悉心向學，埋頭努力。她以原有基礎，加上持續不斷的發奮用功，自然而然獲得徐悲鴻青睞有加，極爲賞識，成爲徐悲鴻的第一得意門生。在規定的課程之外，徐悲鴻希望孫多慈成爲他的衣鉢傳人。徐悲鴻每作石膏素描或人體寫生，必定要叫孫多慈拿去再臨摹一遍。同時，徐悲鴻在藝術欣賞的觀念，讚歎孫多慈純潔清新的少女之美，給她繪過一幅畫像。一幀「臺城夜月」圖，以南京玄武湖畔的晉代臺城爲背景。畫中人物便是徐悲鴻、孫多慈師生二人。徐席地而坐，孫侍立一旁，項間紗巾隨風飄揚，天際正是一輪明月。這一幅臺城夜月據

說堪稱徐悲鴻畢生人物畫中的極品，可惜的是他們師生之間一教一學過於熱中，引起了閒言閒語。徐悲鴻的兩幅傑作，居然被他的夫人蔣碧微沒收。往後，則孫多慈像神秘失蹤，臺城夜月由徐悲鴻自動括去。在原有的三夾板上改繪一幅名作家劉大悲父親的畫像。由於吳承硯先生在「感懷徐悲鴻老師」一文中揭示：「蔣碧微回憶錄」書中的孫韻君就是孫多慈，筆者方始順便一提早年這一段藝壇秘笈。

天之驕女其憾何深

早年中大有八大學院六十四個學系，幾乎每一個系都有從事專門研究的部門。自民國十八、九年以迄抗戰爆發，學生人數恒在兩千左右。由於很早便創始男女同校，因此當年的中大女生，大可以稱得上是鳳毛麟角、天之驕女，集全國之菁英。在這些出類拔萃的掃眉才子裏面，有兩位自幼及長每門功課必定能拿一百分的頂尖人物。那便是媲美居里夫人的物理學家吳健雄博士，和孫多慈教授，她們在校同學時相互仰慕，跡近「兩地相思」。經過同學介紹後，不久便成爲情同手足的學生好友。關於孫多慈、吳健雄訂交之經過，友誼之摯切，孫多慈曾寫有「『物理女王』吳健雄」一文，情文並茂，應該是她小品文的代表作。

民國二十四年孫多慈二十二歲，以高居榜首的榮譽，畢業於中大藝術科。卒業時便隆重出版「孫多慈素描集」，由大詩人名教授宗白華作序，給她最高的評價：

左起：沙學浚、孫多慈、吳子我、介景新、王成聖在中壢中大中正圖書館前合影。



「落筆有韻，取象不惑，好像前生與造化有約，一經晤面即能會心於體態意趣之間，不惟觀察精確，更能以藝術為生命為靈魂者。」

又說：「觀察敏銳，筆法堅實，清新之氣，撲人眉宇。」又評論她的水墨畫說：

「落筆不多，全以墨彩分明暗凹凸，以西畫之體感含咏於中畫的水墨墨章中，質實而空靈，別開生面，引中畫更近自然，恢復踏實的形體感，未嘗不是中畫發展的一條新路。」

在這本書集的篇末，有孫多慈自己所寫的「述學」。最後一段「似有憾焉」的講了些題外之談：

「吾終覺此世惟多殘酷、險詐、猜忌、虛偽。則吾所指為真善美之資，實無盡藏。一如造物之形之色，千變萬化，周有紀極也。吾盡力以搜求之，擷取之，鎔冶之。納入吾微末之藝，其無憾乎？其無憾乎？」

一個席豐履厚、養尊處優、才華洋溢、衆所艷羨的富家千金，曠代才女，那來如此其深沉的殘酷、險詐、猜忌、虛偽等等痛苦感受。實際上，孫多慈當年所受的委屈，多半和徐悲鴻夫人蔣碧微女士有關。但是平心而論，徐、蔣、孫之間，與其說孫多慈介入了徐、蔣的感情生活，毋寧說是孫多慈無辜被捲進了徐、蔣之間早已存在的家庭糾紛漩渦。在鬧得事態嚴重的那一段期間，

當蔣碧微決心表態，徐悲鴻被迫辭職，演出離家走避，留書化離，好友斡旋，牯嶺尋夫……，一連串的鬧劇，與孫多慈截然無關，只是在當時所給予她的壓力與難堪，仍然是一個純潔善良的少女所無法承受的。也許，這就是紅顏薄命，所例有的造化弄人吧。從而使孫多慈聲光頓減，意冷心灰，連帶着健康也大受影響。步出中大校門以後，便一直意興快快，疏於提筆。一個：「好像與造化有約，以藝術為靈魂為生命」，前程無量、光芒萬丈的大畫家，就此人海浮沉，以授課任教維生。只是每當靈感一現，創作慾一起，必能有不世出的傑構出現。如現存於華岡博物館的「春城無處不飛花」。如大成館正門內的「孔子畫像」。如黃興馬上英姿，黃興與夫人徐宗漢女士的油畫像等。

孫多慈後續立法委員許紹楙為繼室。來臺後在國立師範大學執教多年。曾經應美國國務院之邀，兩次赴美講學。一度在伊朗開過畫展，備受伊朗王巴勒維皇后的讚賞。晚年則痼疾纏身，痛苦不堪。發願將她父親的遺詩一千首輯印問世而未果。在孫多慈辭世十年，許紹楙也撒手人寰五年後，居然由許紹楙前妻所生的兩個女兒，在孫傳瑗百歲冥誕之期，為完成她們繼母孫多慈的未了心願，將孫傳瑗的「今雅堂詩存」影印問世。當此世風日下，人情澆薄之時，孫多慈為人後母，能使前室之女如此恪盡孝道。由此可以想見她的為人是多麼的可敬可愛了。

孫多慈女士係於民國六十四年一月，病逝於美國洛杉磯，行年六十三歲。